

绣

云

阁

下

● 辽沈书社

● 吉林文史出版社

● 巴蜀书社

● 齐鲁书社

中国神怪小说大系

中国神怪小说大系

怪异卷

绣云阁下

魏文忠 著 海上剑 撰 张兵 储令珍

辽沈书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巴蜀书社 齐鲁书社

## 第六十二回 绝尘山妖收吉了 登天阁道伏阴魔

雪母自榴姑去后，谓其女曰：“儿今归来，因尔弟忍心害理，逼嫁所致，岂可甘休？”雪氏曰：“彼即不认其嫂，即与理论，仍许儿归，终是不安。不若跟着吾母，以了此世，则吾妇道已尽，亦可以对泉下之人。”不愧女中丈夫。母曰：“奈儿母家寒，以儿素享丰厚，粗粝之食，何以聊生？”雪氏曰：“随遇而安，儿之愿也。况儿曾拜三緘仙官为徒，赠银十两，榴姑复赠廿两，交与儿母，以为生活。儿候榴姑传道习功，自此不染毫厘矣。”母曰：“榴姑此去，未知来否？”雪氏曰：“造道人岂无信实？矧儿归时，仙官嘱彼保护，彼已应诺。母无忧虑，儿知榴姑之必来也。”母曰：“如是，只要儿心坚定，有此银两，可为生活计矣。”

言犹未已，门外一女突如其来。母女视之，乃榴姑也。雪氏曰：“榴姑道姊，为何不辞而去？”榴姑曰：“吾出洞已久，恐母倚门怅望，故隐然归家，以慰母心。然后悉告吾母，始敢复来。圣人云：‘游必有方’，即此意耳。”妖部尚体圣言，今人读书，所体何句？雪氏曰：“道姊者次能住几日耶？”榴姑曰：“传尔入门之法，不过三日。尔知之而习之。俟习熟时，吾又来传二步。”雪氏喜甚，即请入室。榴姑将入门秘诀详细传之，雪氏聪慧异常，一说便晓。住了三日，榴姑辞去，曰：“道妹，好好习功，他日师尊命人传宣，方可因

聚，此刻正属姊妹各炼大道时也。”言毕飞身竟去。雪氏从此朝日苦练，自不必言。

且说三緘自命榴姑送雪氏后，师弟行行止止，又不知途去几何。一日，三緘谓狐疑曰：“近日奔走太急，体已倦矣。前去寻一所在，暂养精力，何如？”狐疑曰：“如此，师与紫光缓缓而来，弟子即去访之。”行约廿里余，遥见一山，高耸可爱，刚欲访问，突一中年来自当头。狐疑揖而询曰：“前面一山高耸，是何名号？”其人曰：“是乃绝尘山也。”狐疑曰：“何为绝尘？”其人曰：“以其山高而险，与尘世相绝耳。”狐疑曰：“山上有刹观否？”其人曰：“天下名山，居之者非僧即道。绝尘山内，有刹一观一。刹则老僧主之，观则老道主之。”狐疑尚欲究问，其人曰：“吾难久待与尔详谈。”言别一声，拱手而去。

当是时也，三緘与紫光已至，见狐疑挺立道左，而询之曰：“息肩何地，可寻得乎？”狐疑曰：“得已久矣。”三緘曰：“刹耶，观耶？”狐疑曰：“刹、观各一，随师居之。”三緘曰：“僧耶，道耶？”狐疑曰：“僧、道皆有，随师择之。”三緘曰：“是地山耶，水耶？”狐疑曰：“山也，非水也。”三緘曰：“山在何处？”狐疑曰：“前面高耸云端者，即其地耳。”三緘翘首望去，果见层峦曲曲，翠叠重重，烟雾迷离，备极幽雅。三緘曰：“有是佳山，又可消闲数日。”师徒于是竟向此投，曲折纾徐，拾级而上。

将到顶矣，见得顶之东偏，又露出一顶，每顶一庙，两相对焉。三緘曰：“不知何处是观？观中有道，系吾同侣，可得而居之。”狐疑曰：“师暂息此，弟子去访一遭。”三緘与紫光息于松下，狐疑竟至左刹，昂首见额曰“古佛寺”。转身便走，来到松下，向三緘言曰：“左顶刹也，观当在右顶焉。”

师弟忙望右顶而趋。及到观门，仰望一额曰“玄天观”。首重刚入，观内老道见而迎之。入得客堂，师徒列坐，老道将茗献毕，问其里居。三缄一一详言，并道来意。老道曰：“敝观湫隘不堪，道爷既不见嫌，只管宽闲数日。”言罢，即引师弟入一厢中，四面窗棂，蕉梧掩映，厢内床榻几案，件件俱备，洁无纤尘。老道曰：“道爷师徒即在此间安居，可否？”三缄曰：“甚合吾意。有烦道长多矣！”是夜餐了斋饭，安宿不题。

次早早斋未熟，三缄向左厢内散步消闲。左厢亦如右厢布置，但窗棂四面紧闭难开。三缄于窗隙中窥之，以外皆青松翠柏。转从左壁窗隙向外视去，忽见桑枝之上坐一女子，唇红若朱，面白如粉，身着黄裙翠服，娇姿媚态，逐逐逼人。三缄窃思：“人世无此女子，此必妖物所化无疑。第不知何物所化，曾有害于人否？”待早斋食毕，老道入厢，陪坐闲谈。三缄曰：“左厢布置与右厢无殊，其间窗棂紧闭弗启者何故？”老道曰：“数年前窗棂皆开，近年紧闭者，以厢外多怪也。”三缄曰：“何怪？”老道曰：“尝见一美女，或时披发，或时裹足，或时对镜，或时着衣，人一见之，即以手捂（语）。凡近此女者，必昏绝数日始苏。故如今窗棂不敢开耳。”三缄曰：“胡不收之？”老道曰：“去岁亦有逸客来此，逞彼法力，与怪斗于林中。不惟胜之不能，险将性命丧却。吾见是怪驰追逸客，无法可施，急命道童击鼓鸣钟，是怪方隐。究弗识怪为何物，利害如斯。”三缄曰：“是怪在此，曾毙有人乎？”老道曰：“怪在此地，历二载矣，未尝毙得一人。”三缄曰：“是必修道而未成者。”老道曰：“道爷何以知之？”三缄曰：“凡怪之善于噬人者，皆未入修道之门也。如修道未成之怪，断不妄毙人命，且能护卫于人。”老道曰：“果尔，则彼乃修道未成

者也。”三缄曰：“汝又何知？”老道曰：“前数月，有一逃女在此山中，年仅十二三龄，吾于窗隙视之，怪常饵以果属。兹以道爷所说，合吾所见，已知能护卫人矣，非修道未成者乎？”三缄曰：“如是，今夜老道早卧，吾欲收之。”老道曰：“汝毋惊彼，恐如逸客之见逐也。”三缄曰：“吾术不比逸客。汝各早寝，明日此怪自消。”老道曰：“如不能胜，为彼追逐，可命汝弟子敲动钟鼓，以救汝躬。”三缄曰：“老道放心，毋用（容）挂虑。”

果于是夜，老道焚香后即归寝所，三缄暗命狐疑翻出窗棂，以收此怪。狐疑出，见怪笑容可掬，也不言语，上前扭着女子之衣。女子曰：“汝欲胡为？”狐疑曰：“吾奉师命，特来擒汝。”女子曰：“汝欲擒吾，且将道法试试。”狐疑曰：“汝欲试者何道耶？”女子曰：“任汝施之。”狐疑听罢，化为三头六臂，青面红须，手执铁杆长矛，向女子便刺。女子扭身一化，化作铁鸦千百，前后左右，飞啄狐疑。正危急间，三缄将飞龙瓶望空抛下，金光万道，道道皆火龙飞绕。铁鸦一见，畏而惊逃。三缄收转此瓶，忙以肠绋子抛在空际，只见青黄二光从天外合来，顷将是妖束入左厢地下。三缄曰：“汝属何妖，详细道出。如傲吾令，决不汝饶！”女子曰：“妾乃吉了所化，在秦岭之北碧云洞中修炼。突来一老狐，道法甚高，将洞夺去，吾逃至此，不能归洞。其实未能害人也，望仙官恕之。妾愿拜于门墙，以求大道。”三缄曰：“汝既有求道之心，自是可成之器。”收回肠绋，命彼起立。吉了整整衣裙，参拜三缄，并拜狐疑、紫光毕，三缄赐以道号曰“了尘子”焉。吉了欣然求指大道，三缄传以一二，曰：“汝可另寻洞府，朝夕修炼。他日有命传汝，汝速来之。”了尘子唯唯，拜辞而去。

次早，三缄命狐疑、紫光将左厢窗棂尽行推开，又是一番

新样。老道蚤起，慌忙来至厢内，询及三緘曰：“妖可收乎？”三緘曰：“已收之矣。”老道曰：“收在何处？”三緘曰：“收之而复纵之矣。”老道怀疑，转至左厢，见窗棂四面，逐一推启。试临窗外望，妖迹果无。老道心中暗惊不已，因谓三緘曰：“道爷道法高妙，收妖如是其易！历此数十里，有一阁曰‘登天’，以其山高而阁在乎上，常有云霞拥护，故以登天阁名之。阁甚宏敞，未审何妖在内，不惟无人敢往，而且是地绝无人迹焉。吾见道爷有此法力，何弗遍施仁德，往出是怪，俾登天阁之诸神诸佛，不致冷落乎？”三緘曰：“收妖不难，未识顺吾归路否？”老道曰：“道爷归路，所向何方？”三緘曰：“今之途程，则向西去。”老道喜曰：“登天阁正在此山之西面耳。”三緘曰：“如是，举手之劳，有何妨处？”老道曰：“道爷既已应诺，待吾先到其地，与乡人商之。道爷权在此间安住数日。吾去商妥归来，迎尔一行。”三緘诺。

老道遂于次早，望登天阁山麓而来。先至乡老家中，拜见乡老。乡老曰：“道长自弃登天阁，又在何处主持？”老道曰：“栖身无地，化缘度日，今得玄天观而居焉。”乡老曰：“其绝尘山之玄天观乎？”老道曰：“然。”乡老曰：“尔身到得安妥，登天阁内，为妖所霸，香火全无。即阁之左右村人，亦皆远徙，田生荆棘，真令人触目心伤矣。”老道曰：“吾正为此事而来也。”乡老曰：“如何？”老道曰：“玄天观中有一妖女，煞有法术。前日忽来道爷师徒三人，业已将妖收却。吾祈彼遍施仁德，顺收登天阁之妖物，彼亦允之。今日来此者，特与乡邻筹商也。”乡老曰：“彼既能收，烦尔归迎至此。如妖除后，尔可仍归是阁，料理香火。”老道曰：“者是自然。然欲请道爷收妖，须告知村众，必要人人欣喜，吾方迎之。”乡老然其言，即于次日遍村传说。村中少长咸集乡老家

下，彼此询明所以，交相言曰：“有人能收是怪，合村迪吉矣，何幸如之！”中一少年曰：“世之巫师释道，辄以言语迷人，吾见市廛卖嘴者多矣。有言目内能见妖鬼，举手可擒，既信其言，请入家中。不假谓鬼猾难收，即诳言妖恶难伏，嫌其谢礼些微，做样妆模，告辞欲去。主家为妖鬼所害，无可如何，只得央人扳留，重加谢礼，然后排设神位，做些法事。观其作用，俨然能收妖鬼矣。殊彼去后，为害愈甚。如往问之，则言尔家鬼妖，吾已收入柜（鑽）中，埋于净土。今之作怪者，或又别来妖类也，尔若求收，复要一番谢礼。岂知若辈徒以言语惑人，其实道法毫无，反将妖鬼得罪，愈肆侮弄。道长所言收妖如神，得毋类是？”前头骇怕后头人。老道曰：“吾观妖女，吾亲见之；而其收伏也，亦吾亲见之，非徒以言语惑人者比也。况彼不需谢礼，何有可疑乎？”村人曰：“天下事，惟不索钱者，自令鬼伏神钦。其能收妖也，必矣？”又一少年曰：“世有巫师之属，始以不索财帛为口里招牌，俟尔用时，将事完局，苦索重谢者，往往然也，亦属俗情所有之事。道长还宜斟酌。”老道曰：“吾观收妖，丝毫不索耳。”村人曰：“既是如斯，凡事以道长为计（什）。吾村谢礼丝毫不出，数餐饭食，窃愿给之。”一一商妥，老道归来。三缄曰：“道长何去一日而即归耶？”老道曰：“彼境村人，闻道爷收妖手段，个个欣喜，虔祈道爷施及仁慈，为一方除害。故吾速转，不敢稍迟。”三缄曰：“何日去之？”老道曰：“村人与吾已约诘朝矣。”

次日早起，老道始出斋饭。师徒餐罢，即与偕往。时方午刻，已到乡老家中。乡老厚设斋筵，以待师弟。住了一夕，三缄谓老道曰：“吾师徒要去登天阁收此妖孽。将妖收后，尔须呼集村人，砍伐蓬蒿。”老道诺之。



三絨遂与狐疑缓缓向阁而去。行至山麓，旋旋转转，直到阁前，满径蓬蒿，不堪入目。狐疑曰：“师且暂息阁门，待弟子入内一视。”三絨曰：“可。”狐疑入得阁中，隐着身形，搜视阁之上下，一无所见。转望东厢内面，见一狞狰恶鬼坐于石凳。左右男女排立，尽属披发吐舌者。狐疑视已，四面游遍，别无他妖。暗思：“此乃阴魔也。”忙忙来至阁外，与三絨说之。三絨曰：“吾以妖部霸占此地，恐有道法。如系阴鬼，收之不难。”狐疑曰：“师毋小视也，曾记三服之难收乎？”三絨曰：“尔我须提防之。”狐疑曰：“师收此鬼，若何进步？”三絨曰：“汝且前去，与之试敌。如服则已，否则吸以飞龙瓶焉。”狐疑得命，将身一化，化为丈六雄躯，遑步入厢，大声吼曰：“何处野鬼，敢占此阁？”恶鬼见之，手执钢叉，直刺狐疑。狐疑手持金剑，与之斗于厢内。恶鬼败，兴起阴风，一时走石飞沙，山林摧折。三絨听得风声大震，举首仰望，瞥见恶鬼正为狐疑所追，急将飞龙瓶一抛，一道金光缭绕空际。恶鬼愈惧，飞奔而逃。殊意此瓶大张瓶口，可包天下。恶鬼正在驰奔，早被瓶口吸入，金光一道，坠于三絨之前。三絨接在手中，当命狐疑将恶鬼之相从者尽行诛戮，然后入阁。复命下山呼集村人，齐执斧斤，以去荆棘。去后，村人同入阁内，叩谢三絨，曰：“道爷收除妖孽，有费心力矣。”三絨曰：“此阁乃阴魔霸占，吾已收下。尔等欲见之乎？”村人皆曰：“正欲一见耳。”三絨曰：“如是，吾将此鬼放出，尔等毋得畏之。有吾在兹，彼不敢肆也。”村人曰：“速祈道爷放出，俾吾等一视妖魔。”三絨即将宝瓶向地一倾，果然出一巨鬼，形像凶恶，高与檐齐，目极村人，舞爪张牙，很声不已。村人惧甚，三絨仍吸入瓶中而没焉。

## 第六十三回 重圆山乐道为霸 三壑峡弃海称雄

村人见此情景，齐向三缄拜舞，曰：“吾乡大害，今承道长除却。但此魔鬼，道长须带至异地，远远逐之。不然，道长归去，彼必复至，沿村遭毒更惨。是道长施恩于前，反为村人结怨于后矣。还冀道长一恩再恩，合村男女叨沾不浅！”三缄曰：“吾既与尔辈除兹大害，焉不驱之异地，而使妖复临此以为毒乎？尔村人各宜善事多行，以敌别妖可也。”村人同声应诺。三缄于是告辞老道暨村人等，又望桑梓缓缓而归。

且言乐道自诛白蟒，与二翠分别，仍在小月洞中苦苦修持，不知不觉，三载有余矣。心心念念，弗舍三缄。虽时来北凤山与二翠谈论，然别师甚久，无有指示，入道颇难。正值无聊，出得洞府，妖风驾动，游转四方。遥见一山，圆静可爱，重重叠嶂，莫知其名。山中无数妖精，在此相斗。乐道暗计：“是山之上，为何妖集如林？吾且驱动风车，前去一视。”未逾片刻，已至山顶。瞥见二大汉子，一则青面红须，一则赤面黄须；一持铁鞭，一持月斧，两相力斗。斗约十余合，黄须汉子败下，红须汉子大声吼曰：“如有武事者，前来试试高低！尚能胜吾，则为重圆山首领。”言犹未已，一黑面虎须者自右边飞来，手执八爪铜锤，摇了又摇，吼声如雷，曰：“此山妖部之首，须让与吾！”红须者并不回言，持斧便劈。黑面将锤一挡，红须者倒退数十步，复持月斧上前力战。战不数合，知

力弗胜，吼谓黑面曰：“此山妖首，让尔当之！”黑面者耀武扬威，连声呼曰：“谁敢敌吾，谁敢敌吾！”左旁来一黄面獠牙，虎眼绿须，手执连环双刀，走上前曰：“尔慢当此妖首，且待吾来！”黑面者不服，向黄面者一锤打下。黄面者以双刀架定，转过身躯，回手一刀，几中黑面之膀。黑面者仍然不服，又向黄面者顶门打下。黄面者复以双刀架着，抽空一足，将黑面者踢（榻）倒在地，急欲以刀刺之。黑面者曰：“莫忙，莫忙，此山妖首让尔，吾拜下风矣！”黄面者洋洋得意，曰：“谁敢前来，与吾一战？”山前一花面者答曰：“妖部之首，留以待吾！”但见手执梅花枪，上前即刺。黄面者只有招架之力，无有回刺之时，竟为梅花枪儿挑着左肩，大败而去。花面者持枪在手，顾谓群妖曰：“此山妖首，应让吾矣！”山后一粉面者手执铁棍，飞奔而前，曰：“尔还算不得！”花面者曰：“尔有何武事？”粉面者曰：“尔恃尔枪法利害，各自刺来！”花面大怒，举枪便刺。无如枪虽刺得迅速，而棍来沉重，势不可当。斗未片时，花面枪法已乱，早被粉面者一棍打下。花面者知力不敌，遂跪地告饶，曰：“妖部之首，甘愿让尔！”粉面者曰：“如有不服者，请来斗之！”自此虽有大汉数十与粉面者斗，尽皆败去，久之无人上前矣。

是时，群妖将拜粉面者为首，乐道曰：“且慢，待吾前来。果能胜吾，拜之未晚！”群妖曰：“尔能胜此，吾等又拜尔为首焉。”乐道不慌不忙，手举月亮铜斧，走上前去。粉面者乘其不意，劈头一棍。乐道将身纵过一旁，也不回手。粉面者复又一棍，乐道仍然纵过。粉面怒极，接连击之，乐道亦接连纵之。群妖笑曰：“是妖会躲不会刺，亦难收伏。”乐道此际见得粉面者力已疲矣，乘势将斧持着，横顺乱砍。粉面者支持不住，大声喊曰：“者个部首，愿让尔当！”乐道停斧问

曰：“有不服者，速来试之！”连呼数十声，无人应答。群妖于是推尊乐道。

乐道自为妖首，呼群妖而告之曰：“承尔众妖推吾为首，吾有数语为尔辈告之。”群妖同声曰：“霸主有言，吾等敢不敬听！”乐道曰：“吾与尔辈，都缘前世未曾修积，阎（间）摩考对善恶，罚为鸟、兽、蛇、獐、虎、豹、熊、罴、豺、狼、犀、象之属。幸知修炼，稍得微道，能化人形。以此思之，抱愧殊深，何暇称雄角力？此吾常常自恨者，以己身不齿人类也。如其再不修省，自恃妖部，或迷子女，盗精髓而伤人性命；或恣意吞噬，徒口腹而丧人身躯。是行也，皆为上天不容，不为雷斧所诛，必为仙子所灭，死入阴府，愈深坠落矣！以吾意见，莫若各炼大道，护国佑民。上天知之，自加眷顾。幸而皮毛脱去，封为仙子，何等逍遥！即道不成，投生人类，不贵必富，亦可以享尘世之荣。尔辈宜体吾言，毋犯吾禁也可。”群妖曰：“霸主之禁安在？”乐道曰：“一不可兴水动电，伤损禾稼；二不可飞沙走石，惊骇民间；三不可盗取元阳，以戕人命；四不可吞噬男女，以逆天心；五不可妖部之中，自相残贼。所禁如是，如有犯者，定不恕饶！”群妖曰：“霸主之禁甚善，愿各遵之。”乐道曰：“能遵吾禁，吾得会三诚仙官，禀入弟子之列，同师学道，以冀大成。”群妖曰：“霸主此举，是卫吾也，孰敢违背？但霸主既为吾类长，宜在此山镇压，恐有犯及五禁者，必先诛其一二，以鉴后车。”乐道曰：“既为霸主，岂可速离此地。第不知是山上面有隙洞乎？”群妖曰：“山半一洞，名曰‘黄庭’，古有修道者在兹，已成仙去。洞甚宽敞，原议为霸主之居。”乐道曰：“有此洞府，可修吾道矣。尔辈速为导之！”群妖闻言，争先恐后，顷将乐道引入洞中。乐道环顾其间，石床、石座、石炉、石井，

件件俱备，暗思：“此洞胜小月多矣！”自是群妖每日来洞三朝。朝罢时，乐道总以好言抚慰，劝其伐毛洗髓，以去兽性。群妖一一听命，皆各敛厥形迹，修道为心。从此樵斧丁丁，采薪者纷至沓来，俱无惊恐。

时逢春仲，山中百花开放，备极幽雅。乐道居洞日久，思念三絨暨诸道弟道兄，不堪纳闷，独自出洞玩赏山花。群妖得知，霎时拱立如林，以候乐道。山外数十樵子，听得山内有人行动，举首仰望，皆属奇形怪像，众共哗然。獐精恨之，化为厉鬼追之，樵子四散奔逃，忽坠一人于崖下而殒。獐精仍逞旧性，迈步前去，吞入腹中。当为鹿妖所窥，禀之乐道。乐道怒呼獐精而詈之曰：“尔已悉闻吾禁，焉(明)得桀骜不驯？”獐精曰：“吾见樵子哗然呼怪，心恐有惊霸主，故逐出林外，俾霸主缓赏花卉，以遣愁怀耳。”乐道曰：“尔虽为吾，实伤人命。是人即丧，令其尸骨得厝净土，亦属妖部之仁。尔何口腹是贪，见而吞之？是犯吾吞噬男女之禁矣。理宜诛戮，以为群妖戒！”群妖跪保，乐道不允，竟举大斧，劈为两段焉。当诛则诛，其令乃行。自獐精伏诛，群妖愈见肃然，无敢再犯。乐道从此亦不轻出洞府矣。

又说弃海自别椒花子后，恨不常见，兼之望师念切，无事出洞，频于黄沙岸上，散步消闲。他日身在洞中，纳闷之极，海风乘动，云游四野。不知不觉，游至三壑峡前。极目其间，尽属野雾迷漫，铺成一片。弃海暗计：“是壑必有妖物霸占，不然何以密布野雾如此耶？吾且按下海风，在壑周游，看是何妖出没。”刚在壑上盘桓顷刻，忽见三四老叟，伛偻而至，俱带泪痕。弃海询曰：“叟等何往？”内一叟曰：“吾姓康，名有年。”指左右一叟曰：“一姓李，名郁都；一姓吴，名光烈。”又指后一叟曰：“是老张姓，名自新。皆居近村，因失

子女于壑中，相约而访之者。”言罢大哭。弃海曰：“徒哭无益，尔将情由详细说之。”康老曰：“吾次子年十四矣，自馆归家，嬉戏于途，陡起妖风，不知所往。张老仲子年十五矣，同彼入市，归来壑外，黑风一起，不知所之。至于吴老，一媳采桑宅后，倏被黑风吹去。李老之女亦然。”弃海曰：“尔等主见若何？”张老曰：“吾四人别无主见，惟到都会府焚香抽签，以卜子女儿媳能归与否耳。”弃海曰：“不必，不必，尔辈子女儿媳在与不在，可于午后到此候着，吾自告之。”四老曰：“如道长救得吾辈儿女，恩戴不忘矣！”言讫辞别弃海，带泪而归。

弃海思曰：“是壑妖部如此猖狂，吾不诛之，谁为收伏？”遂化作樵子，持斧入壑，以探消息。奈壑之上下，黑雾密结，莫辨东南。弃海欲进无从，吹动海风，以散黑雾。片时壑中明朗，一眼可以观尽。举目四望，妖迹渺然。甫转路头，斜由左入，瞥见一洞，隐于荆棘之内。弃海于是拨开荆棘，直向洞口而来。入得洞中，见男女四人，为葛藤束定。弃海曰：“尔等为何束捆在兹？”四人泣曰：“被妖所擒，绳束此间，以待嘉客。吾等欲逃不得，惟引颈（领）受死而已。”弃海曰：“尔乃康、吴、张、李之子女乎？”四人曰：“然。”弃海曰：“吾遇四老，访乃汝等四〔人〕而入壑帮寻，不意在斯。但不知是洞妖魔，今在何处？”四人曰：“今日东洞大王约去畅饮。明日系西洞所请，后日又属南洞相邀，此乃北洞也。”弃海曰：“妖王既不在洞，汝等可随吾归。”四人曰：“紧束如斯，何能脱却？”弃海曰：“不妨。”遂持樵斧，将所束割断，命其牵着己衣，闭定眼儿，飞出壑前。立于大道，恰逢康老，嘱将张、吴、李之子女，一并带归家内，遣人与三姓说知。康老见子归来，相抱而泣。泣已，叩谢弃海之恩，苦留到家消闲

数日。弃海曰：“俟将妖孽收后，再来不迟。吾且早去壑中，一力挡着。不然此妖不见子女，必怪风驱起，仍至汝等家下，以索之也。”康老曰：“如是，道长将妖降余，定要辱临寒舍。”弃海曰：“老叟府第在何处耶？”康老以手指曰：“前面绿杨千树、粉垣围绕者，即吾家也。”弃海曰：“吾记之矣。”

无何，林风震动。弃海忙嘱康老曰：“汝速归家，将四人隐于密室。须过七日，方许出之。”言犹未尽，但见山雾愈布愈密，黑不见天。顷刻间，风声大作，摧林折木。弃海知妖归来，不见四人，遍山寻觅，海风乘定，竟入雾中，正遇妖王驾雾而来。弃海曰：“汝属何妖，要向何往？”妖王曰：“吾撑天豹也。擒得男女四人，倏然失去，是以乘风驾雾，于壑之内外遍地搜捕。倘有作梗（硬）隐匿此人者，吾必全家吞之！”弃海曰：“汝言四人，女二男二者乎？”撑天豹曰：“是也。”弃海曰：“若然，吾已放归家矣。”撑天豹怒曰：“吾得此四人，以为东、西、南三王佐酒之物，汝有几许本事，辄敢言放耶？”弃海曰：“狗妖不畏天律，残害生灵，有何能为，且来与吾一试高下！”撑天豹曰：“尔能胜吾，让尔称雄此地。”言讫，手执铁爪，直击弃海。弃海以定海枪挑去，当将铁爪挑在一边，回手一枪刺之，正中撑天豹左膀，负痛难支，大叫一声，风车斜斜坠下。弃海驱风追逐，相隔不过数武。撑天豹见所追甚急，回转风车，复向弃海一抓。弃海闪过身躯，仍然回手一枪，又刺右膀。撑天豹大哮而坠，竟坠洞前。

本洞小妖忙报三洞妖王，各驾风车，来斗弃海。弃海曰：“尔等暂停战斗，且报名来。”中妖王曰：“尔欲知吾辈之名乎？吾乃撑天熊，左乃撑天虎，右乃撑天鳞也。”言已，各执军器，

三面夹攻。弃海暗思：“妖众我寡，非智取不能获胜。”鏖战良久，见撑天虎稍有懈怠，一枪刺去，恰中彼脑，亦坠北洞之前。撑天熊曰：“尔果再胜吾二人，是壑让尔称雄，吾辈甘心听其驱使！”弃海不答，手执定海神枪，奋力前来，刺如雨点。二妖目为所眩，各得数伤，遍体血流，双双坠地。弃海风车按下，见四妖卧于一处，刚欲刺之，四妖“饶命”声声，喊不绝口。弃海曰：“欲吾饶汝，须听吾言。”四妖曰：“祈为指示，敢有不遵。”弃海曰：“自兹以往，宜敛其形，不得吞噬村民，视人命为草芥。各在本洞，朝夕修炼，以去狠（狼）毒之心。如背吾言，决不宽贷！”四妖曰：“谨遵示谕，断弗违命矣。”弃海嘱罢四妖，仍驾海风腾空而去。

四妖呻吟不绝，自相怨尤。适遇灵宅真人云游到此，俯视壑内，黑雾重重，按下云头，乃见四妖遍体血痕，呻吟之声，达于壑外。灵宅化一贫道，近前询曰：“尔四妖头，得何人所伤，狼狈若此！”四妖曰：“不知何处来一道士，无故斯吾妖部，吾等不服，与之力战得伤。望老道垂怜，一为援救。”灵宅子曰：“汝等起坐，吾与汝疗之。”四妖起，灵宅子各予灵丹一帖，掬水而服，顷刻伤愈，如似平常。四妖不胜欢欣，拜谢不已。灵宅子曰：“吾袖中默会，其刺汝者，乃三贼弟子弃海也，汝等欲复此仇，须约绝恶妖类。不久弃海要在落雁江下，征讨莲田。汝辈聚得妖兵，隐于江外，待彼来日，两路截击，可复汝仇矣。”四妖曰：“承道长指示，谨记勿忘。”



## 第六十四回 落雁江大战弃海 飞龙岭义聚妖兵

四妖自得灵宅指示，各驾妖风，寻访同群，以为复仇计。未逾十日，所约恶妖数百。其尤恶者，如熊妖名踞，黑妖名蹲，豹妖名彪，狼妖名淫，虎妖名吞，獐妖名胆，蟒妖名毒等，已压数百里妖属，称雄山洞之中。四妖与众筹商，在落雁江前以候弃海，群妖皆诺。

恰当其时，龙君下旨，凡江、淮、河、汉以及溪、潭，海子波臣，传至龙宫，有言以谕。众位波臣得旨。齐赴东海，候于宫外。无何，龙君升座，波臣济济，入殿拜舞，左右排列。龙君顾盼良久，向波臣而言曰：“连（运）年溺籍告成，诛人性命不少。吾昨请于上帝，准免水溺三载，汝辈其谨遵之。”波臣奏曰：“臣等累岁告成溺籍，其中所溺人民，均系忤逆奸诈，并无错误。原以俾世之恶类，得所警觉，水溺火焚，俱由自造。弗致彼此效尤。龙君施是仁慈，免去溺籍三载，不几使此恶类多延日月乎？”龙君曰：“今之免之者，是望彼回心也。天津虽严，不加悔罪。倘免及三载，仍复顽梗如故，然后一体诛戮，亦未为迟。怙过不悛，诛之何恨。凡汝波臣，各宜心体好生，毋许水族妖部，滥坏舟楫，以伤生灵。吾言若斯，汝辈遍传水国，如不畏法而有故犯者诛之，不服诛者讨之。”波臣领旨，拜舞而退。龙君又命龟、虾二相，各给波臣示谕一张，俾彼触目不忘。二相一一给予，波臣散去。龙君复谓二相